

凝霜劍

蕭逸著

下



凝 霜 剑

萧 逸 著

时 代 文 艺 出 版 社

第十五章 月黑风高

天山之星左人龙乍闻得有关紫衣女之事，不由心中动了一动，偏偏这秦桐又说不出一个名堂来。

秦桐虽又说乔冒知道此事，但乔冒是谁左人龙也不清楚，当时就走出室外，正碰见一个汉子走过来，左人龙含笑问道：“乔冒在那里？秦兄有请！”

那汉子答应了一声，回头就走，左人龙又转身回室，秦桐问道：“找到乔冒了么？”

左人龙道：“我与此人不熟，等会还是由秦兄问他才好。”

秦桐点了点头道：“这没有问题？”

他说着很奇怪的看着左人龙又道：“怎么，这位姑娘和你是……”

左人龙摇头笑道：“我只是怀疑一个人，没有什么！”

说话之间，乔冒已进来了，左人龙见是一个干瘦的汉子，生得小鼻子小眼，唇上还留着两撇小胡子，进门后小眼睛向着左人龙瞟了一下道：“是李爷唤我么？”

秦桐笑道：“是我，我想问问你，你说那个秦姑娘是怎么一个人？这位李兄弟可能认识她。”

乔冒不由脸上一红，这是他生平一件最丢人的事。

当时却只得对着左人龙谄笑道：“那姑娘模样儿是真不坏，妈的，只是太扎手，一朵带刺的玫瑰花，李兄弟，你要是打她的主意，可得小心一点！”

这话倒是把秦桐给逗得呵呵大笑起来，左人龙却是面上一丝笑容也没有。

一股青烟乔冒晃了一下小脑袋，叹了一口气又道：“别提了，秦少爷，这件事提起来真他妈的丢脸丢到家了。”

秦桐道：“是怎么回事，你说清楚一点，都是自己人，你也不要怕丢脸。”

乔冒点头道：“是，是，妈的，这笔仇，我还得报！”

接着长叹了一声道：“这是上一回，咱们押着那江海枫，在路上走着，忽见一个大姑娘骑着马盯着咱们，朱老爷子说她是奸细，就叫我缀上她去……”

才说到此，左人龙打断他的话，问道：“她是骑着什么颜色的马？”

乔冒睁着一双豆眼，道：“是匹大白马！好马！”

左人龙不禁内心更是一动，只是他很沉着，并没有现出什么神色。

一股青烟乔冒叹了一口气，接着道：“……朱老爷子，叫我跟，我就跟下去了，那个姑娘却装着没看见我，一直往前走，其实他妈的，她是知道我跟上她了，只是故意……”

说着咽了一口唾沫，骂了一句，接下去道：“我还傻里瓜

吉的跟着她，谁知道愈走地势愈荒僻，正当我要上前查问她的时候，咳，想不到她先下手了，凭良心说，她那几手功夫，真不坏，我叫她三招两式，就给弄得趴下了……”

说到此，睁着一双小眼睛，头上青筋直跳：

“你说这丫头缺不缺德，她把我给绑到一棵大树身上，用剑逼着问我，问我们要把江海枫押到哪里去？为什么押他？”

秦桐冷笑一声道：“你一定说了！”

乔冒一咬牙道：“狗养的才说了，我呀，给她个一问三不知，那丫头后来也没办法了，把我下巴壳给卸下来，叫我没办法喊救命，她才走了。”

秦桐笑道：“她干嘛不杀了你？”

乔冒脸一红道：“这个谁知道呀！我又跟她没有仇，她杀我干啥呀，她走了以后，一直到第二天早晨，有一个拣柴的路过，才算救了我一命，要不然，我可真他娘的挺不住了！”

摸了下脸又接道：“谁知我回去一看，这可好，窝里头更乱，江海枫也走了，弟兄们伤的伤，死的死，听说又是那个姑娘捣乱，大闹了一场，雪山四魔中的三爷海鸟吴丘，竟死在那姑娘的手中，你们想想，那位姑娘有多么厉害吧！”

秦桐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只恨我当时不在，否则的话，叫她来得去不得！”旋又问道：“这姑娘叫什么名子？为什么和我们这边有仇？”

乔冒直着眼道：“哪是和咱们有仇呀，朱老爷子说她是为了去救那江海枫，大概他们是一对小情人！”

左人龙不由冷冷一笑道：“我想不会是如此吧！”

乔冒看着他道：“朱老爷子说那姑娘非逼着江海枫逃走，

可是姓江的不肯，后来那姑娘才一个人出去，却给她杀死了好几个人，真厉害！”

左人龙皱了一下眉，喃喃的道：“你能够把这位姑娘的确实样子，说得更清楚一点不能？”

一股青烟乔冒道：“行，她化了灰我也能认出来。”

说着就比着手式道：“喏，这么高个子，皮肤白白的，瓜子脸，小嘴，穿着紫衣裳……骑着白马，对了！马上还带着一只鹰。”

左人龙听到此，不由神色一动，他“哦”了一声，道：“果然是她。”

乔冒和秦桐都不由一怔，秦桐问：“你真的认识她？”

左人龙忙摇头道：“认是不认识，不过是见过面，知道有这么一个人而已！”

秦桐紧张的问：“她的武功真的像乔冒所说的？”

左人龙冷冷一笑道：“只有过之，而无不及！”

秦桐怔了一下，忽然哈哈大笑了起来，他朗声道：“好极了，这次来江南，除了要对付江海枫之外，还要会一会这位秦姑娘，李兄弟，她的模样儿到底如何？”

左人龙听他这么问，一股无名火起，冷笑道：“冷似冰霜，艳若桃李，只怕你无福消受！”

秦桐没有听出来他的语气不善，反又大笑了起来，大声道：“我秦桐生来这种脾气，宁吃仙桃一口，不吃烂桃一筐，你二人既把这位姑娘说成如此模样，我却非要把她弄到手中给你们看看！”

左人龙剑眉一挑，可是他随之叹息了一声，没有开口，乔

冒却尖声笑道：“秦少爷，你要真能把这个小妞弄到手，我一股青烟乔冒才打心眼里佩服你！”

秦桐哼了一声道：“往后瞧着就是了！”

一皱眉，冷然又道：“江海枫既来西湖，不用说这位姑娘也来了这附近了，我们不可大意！”

一股青烟乔冒道：“所以要等燕、朱他们人都来了，才好下手！”

秦桐冷笑道：“他们来不来都一样，以我看来，事不宜迟，我们一共来了多少人？”

乔冒算了算，道：“连这位新来的李兄弟在内，一共是十多个，人手还是太少了！”

秦桐冷笑道：“已经太多了！”

一股青烟乔冒一怔道：“秦少爷，我看这事情莽撞不得，一个打草惊蛇，尤其是那姓江的，可真是一个扎手的人物！……”

秦桐哈哈大笑道：“你的胆子也太小了，既跟着我出来，你又怕些什么？现在你把人召集起来，我有话说。”

乔冒知道这位“秦少爷”少年气盛，武功也确实不弱，当时只得答应了一声，走了出去。

须臾，所有的人都集齐了。

秦桐面对乱哄哄的人群道：“我召集各位的意思，是我们明天要开始行动了，你们要随时准备好，尤其是我那特制的火筒，要带好了，明晚听我号令出动！”

左人龙不由心中一动，他还不知道秦桐所称的“火筒”是个什么东西，当时也不敢多问。

秦桐又说了些应该注意的事情，大伙就散开了。

天山之星左人龙等大家散后，笑问秦桐道：“江海枫的住处，你知道么？”

秦桐点头道：“自然知道，只是现在不能告诉你。”

左人龙心中暗笑不已，又道：“方才秦兄所说的火筒，是一种什么玩艺儿？怎么小弟还不知道呢！”

秦桐冷冷一笑道：“你自然不知道，这是我独家发明的一种东西，威力之大，无与伦比。”

左人龙笑道：“既如此，可否取过来给我看看？”

秦桐笑道：“看看自是无妨，如你需要，我尚可奉送你一筒，只是所用火药，现在还不能给你。”

说着自他随身行囊内，取出了一个一尺四五寸长短的筒状东西，递于左人龙道：“这一支就算送给你。”

左人龙道了谢，接过仔细一看，却见是一长竹筒，外面缠有精铜的铜丝，最外层，并涂有厚厚的一层浓漆，一边有一个弹簧的拉手，另一端，却是一个核桃大小喷口，虽很简单，可是看起来很精巧。

秦桐冷笑了一声道：“有了这种东西，那江海枫就是肋生双翅，谅也逃脱不了！”

左人龙又套问他如何用法，秦桐却笑道：“你何必在一时，明天就知道了。”

说完打了一个哈欠，倒在床上，道：“睡吧！”

左人龙内心打定了主意，也不再多说，解衣上床，秦桐又吹灭了灯，不久二人相继睡去！

差不多子夜的时候，江海枫正在浓睡之中。

忽然——

他为纸窗上的一粒碎石子儿的碰撞之声惊醒了，当时匆匆下地，却闻一人沉声道：“海枫兄醒了么？”

江海枫双手向外一挥，窗户大启，低叱了声：“那一个？”

一声浅笑道：“不速客左人龙来访，请兄勿惊！”

声起人现，白影一闪，海枫已见面前立着一个白衣少年，再一细看，正是天山之星左人龙！

他不由又惊又喜的上前一步，握住左人龙的手，惊问道：“原来是你，怎么这个时候来此。”

左人龙回头举手，把窗子关上，这时海枫已点上了一盏灯，笑向左人龙道：“左兄可是有什么急事？”

左人龙点头笑道：“正有一事要告诉你！”

遂把秦桐明日来犯之事说了一遍，江海枫听后又惊又怒，当时冷笑了一声道：“谢谢你来告诉我，这个孽徒，居然还有脸来见我？很好，我倒要看一看他如今有了些什么了不起的功夫，竟敢自动来此找死！”

左人龙又把火筒之事说了一遍，江海枫冷冷笑道：“刁虫小技，也敢逞能！”

又笑了笑道：“难得你来此报信，何妨留此，你我剪烛夜谈如何？”

左人龙含笑道：“我现在必须要回去了，否则时间一久，那厮醒后起疑反倒不妙，明晚我定相机而行，助你一臂之力就是！”

说罢，匆匆推开了窗户，举了一下手，穿窗而去。

江海枫微微有些扫兴，想不到秦桐居然如此无耻，竟自甘心与盗为伍，谋陷师兄，当时忍不住热血沸腾，真恨不得马上能手刃了他，方消心中之忿。

凉夜嗖嗖，室内是孤灯一盏。

江海枫既已起来，就不愿再睡下去，他推开房门，走到殿院之中，只闻四外虫声噪耳，天空闪烁着无数的星斗。

夜色茫茫里，他生出了无限感慨，目前的情形，当真是——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

想到师父误听师弟之言，如今落得冤死海岛，死不瞑目，而秦桐狼子野心，居然又居心险恶，谋陷师兄，真乃罪大恶极。

他想：这种人要是再任他活在世上，那也太无天理了！

他于是又想到，明日秦桐等大举来犯，自己少不得又要大开杀戒，使自己不安的是，这“石矶寺”乃是佛门善地，要是沾染上血腥，岂不是大大的罪过？

当下思忖了一阵，也确是无法，只得又快快的回房。

第二天清晨，江海枫似乎变得更冷静了。

他走到铁掌黑鹰娄云鹏的房内，见娄云鹏正在调弄着他的鹰，看到海枫进来，就笑着道：“这几天闲着没事，吃了睡，睡了吃，一天是三个饱一个倒，你看看，我都长了膘了。”

说着拍了一下腰，海枫冷冷笑道：“大风雨之前，总是有一阵平静的，你还怕没有架好打么？”

娄云鹏怔了一下，知道他话中有因，问道：“怎么！又有什么消息吗？”

海枫一笑道：“说真的，你是想死还是想活？”

娄云鹏嘻嘻一笑道：“想死又怎的？想活又怎的？”

海枫笑咪咪的道：“想死你就留在此地不动，想活现在赶紧逃命，还来得及！”

铁掌黑鹰面色一变道：“这不是玩笑话吧？”

海枫冷笑道：“我从来不开玩笑，老大哥，我看你还是逃命去吧，这一次可又比上一次更厉害多了！”

铁掌黑鹰慌忙问故，江海枫遂把昨夜左人龙来说的事说了一遍。

娄云鹏闻言之后，发了半天的愣道：“原来是这么样的，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，我娄云鹏这条命，本来也是拣来的，就算是搁在这里，也没有什么不值得，兄弟，你不要为我担心！”

江海枫不由十分感动，当下笑了笑说：“我也知道，要叫你走那是不可能的，可是我那师弟秦桐，他是一个极为阴狠之人，这人什么事也都会做得出来，武功虽不及我，却也差不了多少，你可得好好提防着！”

铁掌黑鹰娄云鹏冷笑道：“放心吧，我会照顾我自己！”

海枫淡然笑道：“那就好，走，我们去找老和尚去，咱们的事，不能连累了他们！”

说着出房，直向内殿行去，娄云鹏也自后跟上，中途遇见一个小沙弥，海枫就笑问道：“请问老方丈在么？”

小和尚合十道：“祖师爷正在坐禅，二位施主何事找他”
海枫点了点头道：“有事相商。”

说着就和娄云鹏直接进入内殿，老方丈法号“静一”，乃是一个有道的高僧。

这时他早课方毕，正在云床之上作按摩工作，闻报就下

了云床，请进二人，让坐之后，这位静一老方丈含着笑道：“贫僧只为庙内事忙，平日也没有过访二位施主，生活尚能适应吧？”

海枫道了谢，遂道：“今日来访，有一事相商。”

静一问故，海枫遂叹息着，把群贼即将来犯之事说了一遍，并请老方丈等暂时避出一日。

静一闻后，倒是吃了一惊，口宣佛号道：“施主差矣，敝庙在这北高峰，已有数百年之久，各代弟子尚都能努力进修，养身自爱，平素与江湖可谓并无往来，更无怨仇可牵，施主所谓群盗来犯之说，万难相信！”

说罢摇头一笑，又道：“再说，贫僧这石矶寺内，除佛门三宝之外，别无长物，他们一无可取的，二位施主不必替敝庙担心，贼人慢说不会来，就是来了，贫僧自能应付！”

说着双手合十，连连念着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

海枫又不便说出贼人是为自己而来的话，否则老方丈定要强令自己二人搬出，那时秦桐等来寻，如无自己二人在此挡着，这石矶寺就更不能幸免了。

当下只得和娄云鹏二人退了出来，铁掌黑鹰娄云鹏，冷笑道：“这老和尚也是太迷信了，只当他这个庙里有神，人家就不敢来了，要知道那一群杀人的家伙，他们管你什么佛门善地不佛门善地，照杀不误。”

又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兄弟，你看这事怎么是好？咱们可不能造这个孽，连累了他们这一群出家人呀！”

海枫哼道：“你说的极是，只是又有什么办法？”

娄云鹏道：“咱们迎上他们去！”

海枫摇了摇头道：“你又不知他们什么时候来，一个阴错阳差，这庙里的和尚就更惨了！”

铁掌黑鹰点了点头道：“这话也对，这可讨厌了。”

海枫冷笑道：“我想他们只要见到了我，必定不会再去找这些和尚的，你我二人不如就隐在这庙外附近，等他们来后再相机而发，你道如何？”

娄云鹏点了点头道：“也只有如此了！”

他二人又在房内密切的商量了一会，决定“以逸待劳”，只等秦桐来犯。

天色渐渐的晚了，这座石矶寺孤处在山上，显得异常的冷静，遥望着钱塘江的流水，静静的流着。

北高峰在微微的颤抖着，似乎有感于今夜的不比寻常。

在庙里的梆子敲了三响之后，一条人影快如电闪星驰也似的来到了峰顶之上。

只见他猿臂蜂腰，精神抖擞，一身黑绸子的紧身衣靠，背后插着一口长剑。

他在峰前。遥遥向着寺前望了望，回头招了招手，但见人影闪动，接二连三的直翻上了十数个人！

黑衣人冷冷笑道：“这就是石矶寺，没有错！”又道：“李兄弟！”

人群之中应声而出一人，只见这人青绢扎头，一身劲服，一双瞳子在月光之下神光四射，此人正是天山下来的一代奇侠左人龙！

他上前一揖，小声道：“秦兄有差遣么？”

秦桐冷笑道：“今日我们来此，虽是人多势众，可是仍然

是大意不得，不要打草惊蛇才好！”

左人龙微微一笑道：“他跑不了的！”

秦桐遂点头道：“等他们分散之后，你在外面负责接应，我入内去把他二人诱出！”

左人龙点了点头，秦桐又小声与众人道：“你们要小心用那些硫磺火弹，要注意，不要乱打，听我暗号才能发射！”

众人都点头答应，秦桐这才冷冷一笑，双手连挥，各人俱都按照他预先规定好的位置散了开去，一霎时，俱都把身子隐了起来。

左人龙也不禁暗自有些吃惊，心忖银河老人果不愧是武林中一个元宿怪老，只看他调教出的这两个徒弟，那江海枫不要去说他了，即使这秦桐，年纪轻轻，看起来武功造诣，也是不可轻视。

就拿他现在分派布置的阵式看来，一般武林中人，也是万能做到。

他不禁心中把先前轻视秦桐的心，一扫而尽，反倒暗暗为着海枫担起心来。

自然，他知道江海枫武功高不可测，但是到底秦桐这边人多势众，除有厉害的阵法之外，更有狠毒的暗器——硫磺火弹。

这么一想，他可真有些为江海枫担心了。

秦桐一切分配停当之后，这才背手问了问背后的长剑，和那支硫磺火筒。

他身形微微向下一弯，只听“嗖！”一声，整个身子，已如同一支箭也似的射了出去。

淡月稀星之下，这位技高胆大，目空一切的少年，真像是一头巨鸟也似的，已扑上了“石矶寺”的高大围墙。

他立在墙头上略一打量，二次煞腰，窜向正殿的瓦脊之上。

随着，他就像是一头大狸猫也似的，在殿上踏行了一周。

踏行一遍后很快的又转到了另一个偏殿之上，似此，不久就踏遍了三四所殿宇。

在他想，江海枫非比一般者流，只要有些许的风惊草动。也逃不过他的视听，所以他不敢丝毫停留，身形乍起又落，如同星丸跳掷一般的，在这各处屋顶之上穿梭也似的疾驰着。

秦桐展开了身形，起落如飞的在各处堂殿上窜行了一遍，又重新纵出庙墙之外，可是使他奇怪的，却是一点动静也没有。

他皱了一下眉，向暗影里招了一下手，一条人影来到了他近前，他问道：“是秃眉石老么么？”

那人点了一下头道：“正是，秦少爷有何吩咐？”

秦桐问道：“你不是说那江海枫在里面么？怎么这半天没有一些动静？”

秃眉石老么点了点头道：“一点都没有错，他们是住在后面偏院里！”

秦桐轻声道：“那么你就去引他们出来，切记不可先和他们交手，只可用暗器！”

秃眉石老么答应了一声，只见他身形一拧，已窜上了庙墙，月光之下，此人是一个身材又矮又圆的汉子，年岁约摸有四十左右，一口厚背鬼头刀紧紧的绷在背后。

他似对这庙内地势，早已熟悉，站定之后，略一张望，立即毫不犹豫的向后面纵了过去。

约摸有小半盏茶的时间，他又自庙内纵身而出，秦桐忙偎近他道：“如何？”

秃眉石老么哼了一声道：“奇怪，二人房内空无一人，不要是他们事先得知了消息，逃了吧！”

秦桐不由冷笑了一声道：“那有这个道理，我们昨晚才来，他们今晚就会得到了消息，那江海枫真成了神仙了！”

石老么恨声道：“我看这庙里和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咱们抓来他们方丈一问就知！”

秦桐本不赞同，可是既而一想，也就点了点头道：“这是一个计，如果那江海枫果在庙内，他断断是不忍见和尚受苦，势必要出来和我们一见的！”

说着冷笑了一声道：“走，你跟着我进去！”

秃眉石老么点了点头道，二人又腾身进入庙内。

殿堂之内，一片漆黑，只有寺中正殿，点着一对大灯，两个值夜的和尚，守在佛案两端，打着盹儿！

秃眉石老么突然扑入殿内，两个小和尚一齐惊骇，见状大骇，其中之一大喊道：“你是谁！”

说着一扬手，把一个木鱼掷了出来！

石老么横掌一劈，把木鱼击了开去，身形一起，已到了这小和尚面前。

两个小和尚，一见这么一个带刀的猛汉，都怕得要命。

他们庙内除了那位监院大师“普一”，有些武术之外，其他各僧，包括方丈在内对于武技，都是门外汉！更不要说他

们这一双小和尚了。

秃眉石老么刚一瞪眼，两个小和尚夺门就逃，却为门外迎来的一股劲风给逼了回来！

其中之一打了一个滚，方自站起，却又为石老么赶上去手起一掌，给击了出去，身形“嘭！”一声，碰在了石壁之上，顿时昏死过去！”

那另一个小和尚吓得扑地便拜道：“大爷饶命，饶命！”

石老么冷冷一笑，抬起一只脚，踏在这小和尚右面肩上，道：“想活命就实话实说！”

这时秦桐也自正门纵身进来，斥道：“快说，你们这庙内两个借住的俗客在那里？”

小和尚眨着眼睛道：“呵！呵！是江施主和娄施主！”

石老么大喜，连连点头道：“不错，他们两个藏到那里去了？”

小和尚怔了一下，用手指着道：“不是在后院禅房么？”

石老么用力的一脚，把小和尚踢了个四脚朝天，口里骂道：“放你娘的屁！你自己看看去，老子问你，你们把他两个藏到那里去了，你他妈的瞎扯个甚么！”

接着他又把背后鬼头刀抽出，晃了一下，煞神也似的大声吼道：“快说，要不就宰了你！”

小和尚吓得磕头如捣蒜，哭道：“两位爷爷饶命，这事情我小和尚实在不知，饶命呀！”

秦桐冷笑道：“押着他去见他们的方丈去！”

石老么断喝道：“快！带路去见你们方丈去！”

小和尚下巴壳儿连连战抖道：“是！是！好！好！”